

父子招

软硬兼施 VS 铁石心肠

苦口婆心 VS 叛逆放浪

唇枪舌剑 VS 单刀直入

欲拒还迎 VS 攻心为上

著

施寄青

十八般武艺
出尽，里挑
家庭新关系
看施寄青如何为
亲子加分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儿子看招

er zi kan zhao

er zi kan zhao

施寄青 著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儿子看招

(台) 施寄青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6 开本 6.25 印张 2 插页 103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—5329—1603—0

I·1382 定价 8.20 元

自序

其实，写这本书一如我写《走过婚姻》与《婚姻终结者》，是一种自我治疗，也是一种经验分享。

我这一生，与我有亲密关系的人，不是有意不负责，便是无力负责，致使我备尝辛苦，也使我牢骚满腹，但我不喜向别人吐苦水。我并不在乎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只是认为唠唠叨叨的数落别人的不是，无济于事，徒然浪费口水而已。更何况一年上百场的演讲，一连讲上五、六年，再加上原本的教书工作，使我的声带提早老化。因此，除了演讲、教书外，大多

数时间我是沉默寡言的。

但我必须治疗我自己内心的创伤。有一次，我看了一部片名《烈日灼身》的电影，片中那位小女孩像极了童年的我，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夺走了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我被迫提早成年，并担负了原该是我父亲的责任。

没想到我的儿子在太平盛世，竟然遭遇跟我同样的命运。至少我父亲未尽责任，还可以归咎于时代的悲剧——国共内战，致使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今天，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，却有更多孩子因父母离异而失父少母。

一味责备失德的一方于事无补，如何收拾残局，好使孩子减少伤害才是当务之急。我永远忘不了不到两岁的艾瑞克，骤然失去母亲，被送到托儿所终日啼哭要妈妈的情形。我虽未亲眼看到，却经六岁大的彬儿，用他才学会的注音符号，写在纸条上告诉我并托人转交给我。这张便条一直锁在我的保险箱中保留至今。

更有一次，彬儿因长久未看到我，逃学到我住的地方，坐在楼梯口等妈妈。我当时住在医院照顾摔断腿的老师，根本不知道这事。直到老师发现他没来上学，这才惊动大人，最后才在我公寓的门口找到他。

他们很快学会过没有妈妈的日子，但失去母亲的

创痛却烙在他们的心底。父亲再婚后，他们再度失去父亲，成为实质的孤儿，不过也促使他们早熟。

我不希望他们步我后尘，过得这么辛苦，更希望他们因我的负责而减少怨恨。

然而，十三年的分离，使得母子团圆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。直到今日，我们彼此还在摸索适应中。当然，有一个像我这样坚强能干的母亲，使他们少受很多罪，但他们又有另一种压力，那就是身为我的儿子，他们要如何自处？

于是我帮助他们解构有关我的神话。我不但在口头上与他们沟通，更以此书让他们了解，我对他们一无所求，只有一项要求：他们在学业完成后得自立；我尽量不成为他们的负担，但也不准他们依赖我。

也因为我看过太多我的学生，在父母不当的压力下，选择了根本不适合他们性向和兴趣的科系和职业。所以我尽量避免去主导他们的生涯规划，只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料讯息和资助。

我常认为天下无不是的子女和学生，却有太多不是的父母和老师，在有意无意间给了孩子太多的伤害。

其实我是个教子无方的母亲，也是个教生无方的老师。但我把我的儿子和学生当成是独立的个体，也当成是跟我一样平等的人来对待。

自序

在我的课堂上，学生有不听课的自由，但不准妨害他人听课。同时，在我的课堂上，没有任何禁忌，学生可以毫无顾忌地抒发他们的观点，但他们得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。我更希望他们因为我的不传统而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，进而思考“平权”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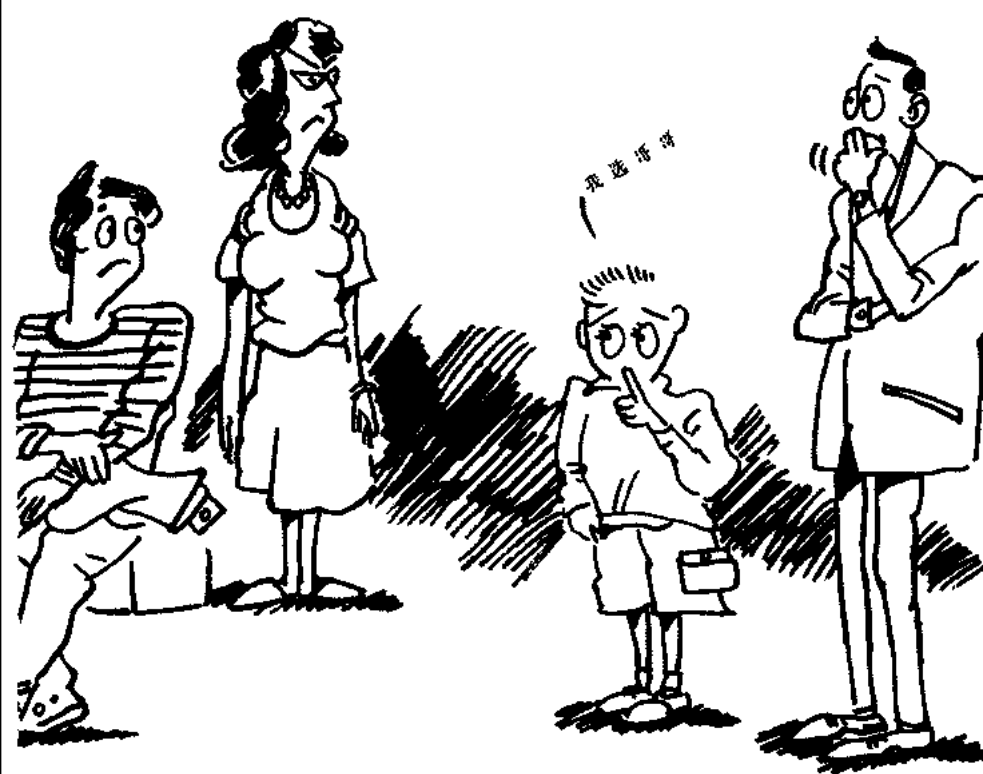
写完这本书，我确实得到某种程度的治疗，至少我更加看清我跟我父母的关系。其实表面上我是他们的女儿，实际上，我是他们的父母。我绝不会让这样倒错的关系再发生在我跟我儿子间。他们只需负自己的责任即可。但我却看到许多离婚妇女，甚至男人，在与配偶分手后，立刻将子女提升到配偶的地位。儿女若有能力，倒也罢了，只是苦了做子女的，特别是长女长子。儿女若无能力或意愿，悲剧便上演，到头来，相互折磨，相互抱怨。

在离婚率急剧高涨的今天，我写此书，希望与所有跟我同样遭遇的人分享我的经验。更希望自己因这样的反省和回顾，能释怀于过去种种，并以更开阔的心迎接我的知命之年。我相信我的儿子会因此书而更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，进而救平他们内心的创伤。

施寄青写于五十岁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目录

自序	施寄青 (1)
儿子的自述	(1)
犬母虎女 VS. 虎母犬子	(21)
双城记	(43)
感伤的教育	(61)
无花的旧金山	(83)
妈妈! 我爱你	(101)
意外的人生	(121)
无塔天王 VS. 现代哪吒	(147)



1

儿子的自述。

艾瑞克是我的小儿子，当年因他父亲外放美国，所以生在德州休士顿。在他不到两岁时，我和他父亲因婚变而分居。由于没人带他，只好把他送到托儿所，幼小的他因看不到妈妈而终日啼哭。他哥哥告诉我，他在托儿所中喊托儿所的老师“妈妈”，我听了好不心酸。

每次回婆家去看他们兄弟俩，总要演出一出“生离死别”的戏，两个孩子抱着我的大腿，母子三人哭成一团。直到今天，想起来还感到惻然。

孩子毕竟是健忘的，很快便学会过没有妈妈的日子。在我还未从婚变的创伤走出时，我尽量不跟孩子见面，以免伤情。不过每次见而，他总爬到我身上，腻在我身上，跟妈妈又亲又抱的要妈妈背他，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，害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晚上同榻而眠，更是用小小的胳膊搂着你，用小手柔柔地抚你的脸，让做母亲的我感到格外贴心。

从小因他长得不及哥哥出色，再加上干巴瘦小，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。他奶奶喜欢哥哥不喜欢他，他父亲忙着搞外遇，从未正眼瞧过他。唯一疼爱他的母亲又独居在外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次面。

所幸他天生乐观，又会察言观色，奶奶家的管家阿玉疼他，学校老师疼他，倒也使他的童年没那么悲惨。

他七岁那年，我决定与他父亲协议离婚。关于孩子谁属，我们双方倒很民主，由孩子自己决定。他哥哥一向跟父亲较亲，自然选择爸爸。我以为他会选我，结果他拿眼望望我，又拿眼望望哥哥说：“我选哥哥。”换言之，他聪明绝顶，不想得罪我，伤我的心说他选爸爸，他说他选哥哥，等于间接选爸爸。日后我提起这事还怨怪他，他嘻皮笑脸地辩道：“我真的是选哥哥嘛！问题是他选错边，这不能怪我。”

说实话，我要早知道他父亲对孩子不闻不问，采“放牛吃草”的态度，我说什么也要把他留在身边，亲自教育他。因为后来我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他在八岁那年随父亲调差到加勒比海，直到十三岁，因他父亲返回述职两周，我们母子三人才得再见面。他们在回台湾一周后才打电话到我任教的学校找我。当我得知他们回来时兴奋不已，但等我发现他们回国一周后才跟我联络，我的兴奋之情立刻为之一降。

孩子在加勒比海那四年中，不时会寄照片来，来信不多，都是哥哥写的，甚少谈及他们的生活，大多是要我寄东西给他们。我自离婚后，决定不做流亡政

府，决不随便干预孩子的生活，以免他们与继母处不好。既然他们选了父亲，想必他们父亲一定比我有可取之处，孩子不是笨蛋，绝对会选对他们有利的一方。我大可放心去搞我的社会运动，教好我的书，把我一腔的母爱移转到学生身上。

孩子走后，说不想他们是假的。有次做梦，梦见孩子在海边游泳差点淹死，醒来后，全身冷汗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好久不曾落的泪竟潸然落下。后来他们回到我身边后，哥哥告诉我他有次游泳，不知不觉被浪潮打到外海，他惊惶万分，但随即要自己镇定，奋力游回岸边。等他到岸时，才体会到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日后他再游泳，绝不敢冒进。我们母子对照一下时间，发现他快没顶时，正是我做梦时，看来母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由于他们来信总是三言两语，我想亲情亦要培养。我与父亲分离四十多年，第一次回西安探望他时，并未激起多大的感动。同理，我离婚前分居五年半，就已很少跟儿子们在一起，更何况他们在海外又待了四年多。孩子有孩子的世界，母亲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词，我又怎能苛求他们一回台湾便想跟我见面呢？说不定他们有了“新妈”忘“旧妈”，一如他们老爸一样，有了“新人忘旧人”。还是别自作多情。

那次母子见面格外生分。他们告诉我，继母娘家没地方住，是否可到我那儿去住几天。我先因他们没立即找我已有不悦之情，再听他们这么说，心里已有数——没地方住才想到我，如果有地方呢？是否根本不会跟我联络？他们难道不知道只回来两周，时间宝贵，竟然在走前一周才跟我联络。不过母亲毕竟是母亲！儿子万里来归已是大喜过望，又何必斤斤计较，跟儿子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，何苦来哉。

一别四年多，孩子长大也长高，只是两人都又瘦又黑。哥哥颇矜持，刻意跟我保持距离，倒是艾瑞克过不久便跟我混熟了。晚上母子三人睡在榻榻米上，我问艾瑞克想不想妈妈，他立即用英文说：“I miss you everynight.（我每晚都想你。）”哥哥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我便反问哥哥，哥哥只含蓄地说想。

我迫不及待地想问他们这四年多是怎么过的，他们不是答非所问，就是避重就轻。我也不再多问。他们倒是跟我要了不少东西，我想反正平日又没养他们，权且做几天圣诞老人吧！

一周后他们随父亲调差到南非。到南非后来信更少，而我自投身妇女运动后，一年上百场的演讲、上电视、接受采访、著书立说、写专栏、搞组织、上街头游行，再加上本业教书，忙得团团转，甚少想到他们。我一直认为“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”，又何必睹

操心呢。

谁知他们过得并不快乐，特别是老大。原来他们一直与继母处不好，小时不敢反抗，只有阳奉阴违，成天待在外面玩，反正少打照面，也就少冲突。到了南非，年纪渐长，不愿再掩饰心中的不满，终至正面冲突。当然，跟继母冲突的是哥哥，艾瑞克只是哥哥的应声虫，反正什么事都由哥哥打头阵。

哥哥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想待在那个家庭，他想到美国读大学。我劝他忍耐，把高中读完再说。他说没办法忍耐，坚持要离开。于是我要艾瑞克留在南非，等高中毕业再说。他在电话那头唯唯诺诺，我中英夹杂地跟他沟通，以为他听懂了。谁知他见哥哥要走，便说什么也不肯待，要跟哥哥一道走。他可真是从小到大都跟定哥哥了。兄弟二人各拎两个大皮箱，每人口袋装了三百美元，便千里迢迢从南非经欧洲飞到旧金山去投奔姨妈。

从他们到美国的第一天，就是我倒大楣的开始。由于我自离婚后，早已决定将后半生奉献给妇女运动和我的教育工作，我从未想过儿子们会在未成年前回到身边，特别是在他们要念高中、大学，开销最大的时候。虽然我的经济状况不差，但我的妇女运动正做得如火如荼，怎能立刻收手？

他们在父亲“放牛吃草”的教养下，根本是两个

烂摊子，特别是艾瑞克，小学、初中的成绩单惨不忍睹，全是个位数字，十五岁的人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。除了会打电动玩具外，一问三不知。哥哥由于在台湾读过小学五年级，还打了一点底子，要补救还容易些，于是给他请家教，找私立高中就读，送他去补SAT。所幸美国大学不需考试，只要申请，最后总算申请到一所州立大学。由于他不能回台湾，只好寒暑假过去看他，写信鼓励他，寄钱给他，慢慢地总算上轨道了。

艾瑞克因程度太差，又不懂规矩，他姨妈自己要上班，无法照顾他，于是把他送回台北。由于他不懂中文，无法进任何国中，台北美国学校学费虽贵，也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送进去。学校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给我一个通知，大意是该生程度太差，跟不上进度，得请家教补习。其实我在他一回台湾便要为他找家教，他坚持不肯，自认自己有能力应付。有鉴于母子分离甚久，若我采高压手段，势必弄得关系紧张，如果一开始便搞坏关系，日后要恢复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只好由他去。

既然学校来了通知，他没理由再拒绝，于是请我的学生们来教他。他的家教阵容坚强，师资一流，有台大历史系的硕士、电机系的榜首、三总的医生、英国剑桥的硕士、台大政治系的高材生，还有一位拥有

硕士学位的老美教他英文。

他刚回来时，状况甚糟，糟得让我气急败坏，拼命跳脚。而他还一脸无辜地看着你，仿佛不知道你为什么暴跳如雷。虽是满嘴洋文，但文法、用辞错误百出。使我想起当年美军驻台时，中山北路林立酒吧中的吧女，英文大字不识一个，却能讲上几句道地的英语。

我问他在国外功课不会问谁，他说问哥哥；哥哥不会呢？他耸耸肩，两手一摊，小眼一翻说：“I don't know.（我不知道。）”

用“顽劣不堪”形容他并不恰当。表面上，他彬彬有礼，你骂他，他也不回嘴，但你很清楚他并未听进去。他从不谈他自己的感觉，所以你根本不清楚他想些什么。开始我以为他因中、英文俱不佳，无法用适当的语汇表达他的想法。到后来，我怀疑他根本是脑袋空空，什么想法也无。但就在我十分绝望时，他又会冒出几句发人深省的话，令人错愕不已。

教他的哥哥们在领教他之后，都表示以前从未想过日后是否要生小孩，他们想到的只是谈恋爱和结婚，但自教过他后，他们开始思考这问题，万一生出像他这样的小孩怎么办？我安慰他们说，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倒楣；他们说这很难说，还是要从长计议。

他回台北我家后，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他的箱子。